訪納布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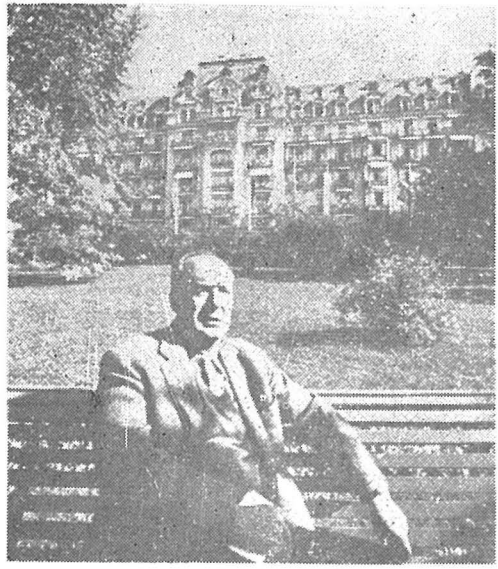
Hugh A. Mulligan
邱慧璋著

（美聯社編者按）：「羅麗泰」的作者納布可夫，被許多評論家公認爲美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而且是自喬易斯以來最富創意的散文文體家。他深居簡出，可說與世隔絕，然而居所絕佳—瑞士蒙特魯一家旅館頂層的套房裡，俯瞰着日內瓦湖。他難得接見記者，經過幾次信件往返，納布可夫終於接受美聯社特派記者H·A·穆利耿的訪問，聽他談論政治、寫作，他出生的國家（俄國）與落籍的美國。以下是穆利耿所作的納布可夫答客問，以及納布可夫的訪問報導。

時間：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地點：瑞士・蒙特魯

問：納布可夫先生，你最近的飲食——文學與日常生活兩方面——如何？

答：我三餐通常是麵包牛油，透明的蜂蜜，葡萄酒，烤鴨與橘子果醬，以及類似的簡單菜單。我的文學饌看就比較考究了，不過我新書所需要的，大概在下午兩點到四點之間，在第一顆安眠藥已經失效而第二顆還未起作用那中間的兩個鐘頭的靜思就夠了。



問：我在某篇文章裏談到，你還未曾飛越過大西洋。你是不是怕長途飛行不安全，或是爲了厭煩？是不是越洋郵輪日漸減少，也更難得返回美國？

答：我第一次升空是在一九二〇年，搭乘一架廉價的小飛機越過肯特郡馬蓋特上空。如今我搭乘飛機，只限於蒙特魯與尼斯之間愉快的旅程。等到最後一艘豪華郵輪絕跡後，我當然要享受一下飛越大西洋的滋味。

問：我曉得最近你和索善尼津通過信。可否談談其中的梗概？

答：我誇讚西方的自由與幸福；他對子女在國外不能受俄文教育深感悲痛。

問：你說過「美國是惟一使我在精神上與感情上感到安適的國家」，但是越南淪亡後表現的沮喪，以及自懲式的水門案件，你是否爲美國的將來擔憂？

答：政治的爭論與尷尬的戰爭，不多時日就會被

人遺忘。我們不如準備新武器，工作時輕輕地吹口哨吧。讓我平平安安寫我的新書。寫作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責任。美國不須要我爲她擔憂。儘管讓別的國家去恐慌，去操心。

問：布爾雪維克革命十週年時，你寫了一篇「週年祭」，宣告你對蘇維埃警察國家十年的蔑視，以及慶賀逃離赤俄十年的自由日子。赤俄六十年紀念就到了（一九七七），過去的半世紀，你的憎厭是否已經消散了？俄國國土外值得慶祝的自由是否減少了？

答：我對暴政的厭惡是永遠不變的。赤俄境內向遊客隱藏的——恐怖的邊荒地帶、牢獄、集中營——並不是增加幾輛摩托車，在裝修過的店舖多擺幾條發霉的麵包，或者花樣翻新的人造魚子醬就可抵償的。除非有朝一日，那個陰森殘暴的政權被摧毀。

問：你曾經表示在天堂偏好的友伴——「莎士比亞對獄火中煎熬的弗洛依德開懷大笑」。這是否表示你相信來世以及對將來的安排？

答：不對。一份無限的連載漫畫，不久將成爲可怕的厭物。

問：我目前正在清洗裝飾我個人神殿中的雕像。可否請你幫忙？譬如維拉•凱塞，費滋哲羅，艾弗林•渥，莫瑞亞珂與卡波第？

答：莫瑞亞珂寫了不少好東西，譬如「毒蛇的結子」（張秀亞女士譯爲「愛與恨」）。你不會把他和那個該咒的馬洛（譯註：法國戴高樂政府時代的文化部長。）混淆了吧？艾弗林•渥的才華也不可輕看。卡波第書中的謀殺場面寫得很好。凱塞是你創造的吧？我也記不得費滋哲羅寫些什麼。

（納布可夫說到凱塞女士時，笑得很率直，說他確實沒聽說過。他妻子，也是他終生的校對，輕聲責怪他失言。然後怎麼說也不能叫他對費滋哲羅稍作批評。）

納布可夫是位才華橫溢的文體家，一九七三年美國全國書獎得主。鄂普代克（John Updike）以及其他批評家，認爲他是當代美國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位。納布可夫自稱他二十五年來，一直受到良好的照料。

自從一九五二年開始，納布可夫在綺色佳着手刻繪「羅麗泰」的萬般風情至今，這位遁世遠居的作家，一直依靠「羅麗泰」得來的財富生活。

這位誘人却又驚世駭俗的庸俗的美國少女「羅麗泰」，使他成爲舉世矚目的作家，而掩蓋了他以一隻蛾及兩隻蝴蝶聞名於世的昆蟲學家的令譽。納布可夫曾把類屬「羅麗泰」的品種歸列「女妖」類下，給英文詞彙增加了一個色情的名詞。

納布可夫那位受蠱惑的主角，韓柏，韓柏這樣描寫：「在九歲與十四歲之間的某些少女，對某些受蠱惑的年歲大她們一倍或數倍的旅人，就會原形畢露，原來她們不是人，是妖精變的，這些上選的少女，我打算稱爲「女妖」（Nymphet）。」

「羅麗泰」這部電影雖然不十分成功，亞倫•倫納製作的音樂劇，亦未引起重視，納布可夫却把她視同掌珠，因爲這本書的譯本，平裝和精裝暢銷全球，「羅麗泰」本身也很快成爲英語世界大衆襲用的名詞。（韋氏字典解釋爲：具性感，引誘人的少女。）

繼「羅麗泰」後，「淡火」（Pale Fire）與「艾妲」（Ada）以及那本卓越的自傳「回憶錄」（Speak Memory）的再版，納布可夫聲望與日俱增，被認爲是喬易斯後最富獨創性的英文散文文體家。

就俄國作家而言，他與巴斯特納克（「齊伐哥醫生」作者）索善尼津（「地獄第一圈」「一九一四年八月」「古拉格羣島」等書作者）齊名，但是「羅麗泰」對他一直是忠誠不渝。

「出名的是『羅麗泰』，我沒沒無名。我不過是人家念不出我的姓名的作家。」納布可夫說。明年（一九七七年）四月他滿七十八歲，自從一九六一年就定居日內瓦湖畔一家豪華旅館的套房裏。但是他認爲自己是「亞里桑那四月裏的亞美利加人」。

他那貴族的眼色，掃視阿爾卑士山周圍他那些星光熠熠的芳鄰，傲然地宣稱，他不是逃稅的流亡人士。

「我在國內國外賺的錢，一分一毫全付了（向美國政府）所得稅，」他說的時候流露一股愛國的熱情，同

時又承認說該付得稅太高。「高得使我安樂椅前的景色也模糊了。」

納布可夫被布爾雪維克黨徒逐出帝俄的國境，被納粹逐出柏林巴黎，遺失了財富與心愛的故國語言，而且每次逃亡，都喪失了蒐集多年的無價的蝴蝶標本，因此納布可夫對美國的忠誠，夾雜着移民者對第二故鄉懷有的熱情與寬恕。

他說：「美國是唯一使我在精神上與感情上感到安適的國家。」

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時，他例外地租了電視機，打破了他在阿爾卑士山畔寓所冰凍的寂靜。

他萬分歡欣地說：「配合着月球引力的節奏，雖然一身笨拙，兩位太空人那輕盈的漫步，確是美妙無比。在那一瞬間，對人而言，一面國旗的意義，就與平常日子大不相同了。」

對於一般批評家，他一向認爲這些人不過是一批爲稻粱謀的反應遲鈍的人。在這次訪問中，非常難得，他竟從蒙特魯皇宮大飯店頂層有六個房間的工作室中，發出這樣一道雷電（譯註：一批崇敬他的時代週刊記者，曾頌喻他爲阿爾卑士山的宙斯，他偶而發表的幾句言論，也喻之爲一道道雷電。）：「批評家是否認爲我在『羅麗泰』中嘲弄人類的愚昧，我絲毫不以爲意，但是謠傳我在嘲笑美國時，却令我不安了。」

五十年前在劍橋大學一次辯論會中，納布可夫發表了最後一次政治性的演講，揭發俄共獨裁政權的罪行，六十年來他未曾回俄國去。但是那一次的辯論他失敗了，對手是曼徹斯特「監護報」共黨的辯護人。（譯註：「回憶錄」第九章中，納布可夫提到那次辯論會，他說，他採用他父親寫的一篇「蘇維埃統治與俄國的將來」文章，並且背誦下來。但是背完他父親的論文後，一時之間，竟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這樣結束了他僅有的一次政治性講演。）

納布可夫的政治立場，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堅硬有如崖石。而且正統得近似陳腐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藝術自由……」

他說：「一個理想國的社會或經濟結構我毫不關心。我並不奢求。一國元首的肖像，應當不比郵票的尺寸

大，沒有酷刑，沒有死罪。

「年歲越長，我對俄國的興趣也日益減低，以前曾經爲了那邊禁止銷售我的書而難過，因爲我對獨裁政權及政治迫害的輕蔑態度一日不改，也就不容許我滋生一絲返鄉的念頭，如今我更不在乎了。」

但是他知道「羅麗泰」（他自己譯成俄文）被偷運入俄國「敗壞同志們的品行」時，也不免開顏歡笑。

他生活簡樸，有如拜倫的「啓榮的囚犯」（Prisoner of Chillon）（拜倫在瑞士的寓所，與皇宮大飯店比鄰。）也與他一樣，與日內瓦湖上的王公貴婦（tufted ducks and crested globes）爲侶。與結縭五十年的妻子維拉長相斯守，而且伴同他的書，他就心滿意足。他的著作全獻給維拉。

「羅麗泰」的原稿，是維拉從綺色佳康奈爾大學教職員宿舍後院的焚化爐中救出來的。在康奈爾大學，他是滑稽而鋒頭很健的教授，他開的「歐洲小說鉅著」那門課，擠去聽課的足球員戲稱「骯髒文學」。

「羅麗泰」出版後，他解去教職，選擇瑞士定居，因爲瑞士有「絕佳的郵政服務，沒有煩人的示威遊行，而且有蝴蝶與美妙的夕陽。」

這位流亡的小說家，他的第一本書是在德國一幢寄宿舍蟲蛀的長椅上寫成的，流寓期間，他住的一直是汽車旅館、旅館，租賃帶家具的公寓，或休假的教授的房子，如今他選上歐洲最豪華的旅館享受一下虛幻的榮華，他的理由是：「簡化郵寄通信事務，免掉私有地產的麻煩，並且加强最合我意的習慣——自由。」

除了上述的種種便利，或者，如他曾說過的：「我自動滾出俄國時的力氣是那麼猛烈，因此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瘋狂地滾下去。」

納布可夫在一八九九年出生於離彼得堡五十英里的莊園中。他用俄文寫的第一本小說「馬生卡」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他的父親是法學家，自由派的政治家，也是俄羅斯第一屆國會議員，俄共革命摧毀了他的家庭與事業，一九一九年逃亡，在柏林時爲法西斯黨徒暗殺，當時他爲了攔救友人芋柳金教授而中彈。

納布可夫父親的男僕奧習普被布爾雪維克槍斃。「因爲他把我家的脚踏車據爲己有，沒有交給政府。」

他自幼就能聽講英語與俄語，五歲時開始學法文，連續不同的家庭教師教他棋藝、拳擊與打網球，並且鼓勵他捕蝶——他的魔神。

他最早發表的作品是一首用英文寫的詩「憶」，登載在一九一九年劍橋三一學院的文學雜誌上，同年發表了一篇研究「克里米亞蝴蝶」的論文。

他用V•西寧的筆名寫了包括「愚昧人生」在內的九本俄文小說，到英國後，四十一歲時又繼續以英文寫作，他認爲「非常痛苦，就像炸掉了七八個指頭後重新學用手指一般。」

回憶起移民美國的經過時，他很親暱地稱爲：「一九三九年那個好日子」，在柏林一位流亡的朋友，請他代替到史坦福大學擔任教職，講授斯拉夫語文。納布可夫向東移到衛斯理講授文學，並且在哈佛的比較動物博物館兼職研究蝴蝶。

他寫英文時，遣詞用字到今天仍舊一再推敲求其精緻。他不輕易談身邊瑣事。他講授的一百篇從簡•奧斯亭到詹姆斯•喬易斯的論小說家，和一百篇關於俄國的文學，都是先寫好稿子再講授的。

他精於棋藝，寫棋譜，寫俄文字謎，玩斯拉夫文拼字遊戲，但是對美國的橄欖球却一竅不通。

有一次納布可夫對訪問他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描述自己：「我不釣魚，不下厨，不跳舞，不捧書，不署連宣言，不吃牡蠣，不醉酒，不上教堂，不找心理分析醫師，也不參加示威遊行。」

他也不開車。

在美國四處捕蝶時，開車的是維拉，其中一次，在一間獵場看守小屋的窗上，捕捉到那隻以他的姓氏命名的美國小蛾。

韓柏•韓柏携帶羅麗泰遍遊美國時，所描寫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汽車旅館，以及形形色色的路邊咖啡館，也是從那許多次捕蝶旅行中網羅到的。在他教書的那段日子，那本書就像一場夢。他還記得天眞的大學女生，拿了書來請他簽名，作爲送給她們的父親祖父的禮物。

因爲吃驚的美國出版商拒絕出版，「羅麗泰」最初是秘密地由巴黎奧林匹亞書局印行的，那一版的書目，包括「白色大腿」以及「魯濱遜的性生活」等。格蘭•格林Graham Greene（英國當代名作家）發現了這本書，稱之爲一年中讀到的三本最佳的書，「羅麗泰」於是一舉成名。這本書目前仍被歸類爲最「不該說的故事」、感官性的書，但是其中却沒有一字罵人的粗話。

納布可夫——這位溫和坦蕩的偉君子，認爲勞倫斯並不是「色情作家」，他喜歡海明威，不喜歡康拉德（納布可夫討厭人家把他與康拉德相提並論，譽爲運用第二語文的大師。），而對威爾斯致最深敬意。

談到艾略特和龐德時，他說前者稱不上是第一流，而後者當然是第二流。列在他那張「道地庸才」名單上的，計有：卡繆、羅伽、高爾基、福克納、巴爾扎克、布列克、史丹達爾、高爾斯華綏、湯瑪士•吳爾夫、以及E•M•佛斯特。

他憎惡四位醫生：弗洛依德、齊瓦格、史懷哲以及卡斯楚，其中尤以弗洛依德爲最。對納布可夫而言，弗洛依德永遠是「維也納的庸醫」。

納布可夫推崇托爾斯泰，普希金與柴霍甫，他的俄文著作常爲人與前列俄國大師並論。他喜歡的作家計有：普盧（普魯斯特）、卡夫卡、愛倫坡、梅爾維爾、霍桑、濟慈、布朗寧、沙林吉與鄂普代克。

他對路易•卡洛爾一往情深，因爲「自幼是英國保姆呵護的英國小孩」，「他和韓柏有令人感傷的肖似」處，他把「愛麗絲漫遊奇境」譯成俄文。

納布可夫用鉛筆與目錄卡寫作，站着「面對房間中那個光亮的角落，取代我教書時聰明的聽衆。」「艾妲」一書用掉兩千五百張卡片。

五個月未患的支氣管炎正康復中，因此最近都是在床上寫作，也使他的新書「羅拉的始源」（*The Origin of Laura*）進度慢了下來。

他同時正在編一部他與艾德蒙•威爾遜的書信集，這位作家兼批評家，也曾一度高據美國文壇。

他說：「一般說來，我寫的慢，像背負自己屋子的蝸牛，一年寫兩百面謄清的文稿。」

納布可夫喜歡在旅舘前草地上日光浴，在湖濱漫步，「喝一口罐裝啤酒」。送到旅舘櫃台他的信格中的無數雜誌報紙及書評，使他一直熟稔在美國流行的俚語。

說來可悲，自從一九七五年七月以來，他就沒有出門捕蝶了，那年七月間，他在阿爾卑士山谷靠近達浮士的濕草上滑了一跤，他呼救時却引來一輛纜車上遊客的哄笑。他作夢時還夢到那次意外，而且忘不了他有一位叔父就在達浮士去世。

這次訪問，納布可夫精神煥發，冬季裏荒凉的羣山已披上薄薄的白雪，雪線已漸漸接近日內瓦湖。他的兒子——悌米崔——正在浴室裏高歌「費加羅」——他兒子是歌劇男低音演唱家。

他曾說：「沒有人能說得清楚，我究竟是中年的美國作家、年老的俄國作家、或是長生不老的知識怪物。」

最後，他用那獨特的興致，這麼給自己作了結論：「我是美國作家，生在俄國，在英國受教育，研究法國文學，在德國生活過十五年。」

邱慧璋譯・世界文學名著

愚昧人生

納布可夫原著

每冊四〇元，劃撥一〇四九二五

爾雅出版社印行

直接函購九折

邱慧璋譯・世界文學名著

雙重人

杜斯妥也夫斯基原著

每冊四〇元，劃撥一〇四九二五

爾雅出版社印行

直接函購九折